



沸腾的小镇

王德林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沸腾的小镇

王德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沸腾的小镇 / 王德林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80680 - 925 - 9

I. ①沸…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620 号

沸腾的小镇

作者 王德林
责任编辑 陈昕
封面设计 段天运
版式设计 李荣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10.8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925 - 9
定 价 28.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109

此文纯属虚构 切勿对号入座

序言

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一段荒唐的岁月。荒唐的岁月衍生出许多荒诞的故事。它虽然已是遥远的过去，但是，萦绕在心头的痛永远不会抹去。

历史在前进，光明就在前头。路，曲曲折折，一些人获得了新生，一些人沉沦于泥沼，这，就是人生。

——作者

目录

- 第一章 方德仁鼓励后生 兰新年欲私说媒
第二章 张疯子夜半施暴 田春媛道旁落阱
第三章 田春媛骗入歧途 张疯子绝处逢生
第四章 方德仁寻找春媛 李玉萍打探实情
第五章 田春媛不幸怀孕 兰新年趁机献情
第六章 兰新年长线钓鱼 胖迷糊短线捉奸
第七章 兰新年图谋不轨 田春媛以命抗争
第八章 兰新年化险为夷 张疯子傻占便宜
第九章 胖迷糊大闹学校 张疯子行凶家中
第十章 王南山天降馅饼 胖迷糊久逢甘露
第十一章 田春媛逃出牢笼 兰新年求婚若渴
第十二章 方德仁怜悯相助 田春媛喜觅坦途
第十三章 田春媛更新产品 胡二秋借机相助
第十四章 饮料厂眉目初现 胡二秋翻脸抢权
第十五章 国庆节兵分两路 靠组织柳暗花明
第十六章 胡二秋设计乱厂 老村长妙计解围
第十七章 田春媛事业发展 兰新年脚下使绊
第十八章 兰新年釜底抽薪 田春媛当众揭穿
第十九章 村办厂众星捧月 饮料厂优惠选才
第二十章 兰爷子占卜阻拦 商业街改造定点
第二十一章 兰新年下套设案 王南山喜过生悲
第二十二章 纸箱厂封门告急 木器厂夺权不安
第二十三章 兰新年好梦成真 组班子心想事成
第二十四章 兰新年执掌大印 施小计老牛下台
第二十五章 理化组拼搏高考 胡二秋脚跟站牢
第二十六章 田春媛宏图大展 王南山进退两难
第二十七章 兰新年喜过生烦 张疯子复婚不安
第二十八章 田春媛拒绝复婚 张疯子寻衅滋事
第二十九章 送习芳师生哀痛 劝德仁春媛动情
第三十章 兰新年民意飙升 方晓芳做媒事成
第三十一章 兰新年逼婚情殇 田春媛子教三娘
第三十二章 兰新年马失前蹄 胖迷糊下岗失业
第三十三章 兰新年银铛入狱 方德仁长途探监
第三十四章 皇坡村飞黄腾达 田春媛重任在身后
后 记

第一章

方德仁鼓励后生 兰新年欲私说媒

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过多少离奇的故事。有的可歌可泣，有的荒谬绝伦。眼下的几代人渐渐淡忘了那不堪回首，却万万不可忘却的岁月。在皇坡镇田春媛的心上，永远抹不去深深地砍在她心窝上的那一刀。那桩荒诞、畸形、扭曲的婚姻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在她的心窝里，血淋淋的，一插就是17年。

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还在执行中，初高中毕业生依然还在上山下乡。属于农业户口的学生依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顺理成章地去当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田春媛也不例外，同样带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火热情怀回到生产队，革命的烈火依然还在胸中燃烧；革命的勇气、工作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学大寨，她一身泥巴一身汗，手上的血泡一个摞着一个；搞“革命大批判”，不分白天黑夜，一个更深夜半又一个夜半更深，从无牢骚怨言。田春媛用自己勤奋能干的行动感染着周围所有的人，在生产大队的名气越来越大。谁都说田家出了一个好姑娘，是棵好苗子。大队书记说她是一匹风风火火的小马驹，招人喜爱，有培养前途；左邻右舍的大婶们说，谁家要娶这闺女做媳妇，那就烧了八辈子高香了。老实巴交的父母承担着全部家务，让女儿尽情地表现自己，等待着将来有个好出息。

这几年工农兵上大学给不少人带来了希望。田春媛的心头也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一次同村同学李咏去皇坡办事，大街上碰见了老班主任方德仁老师，方老师顺便托李咏为田春媛带回一个条子。

田春媛同学：

今托李咏同学捎便条与你，希一阅。

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目前，工农兵上大学已是好几届了，我希望你能有这个勇气，争取做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将来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社会服务。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好学生，万不可丢掉书本不思进取。我和习芳老师曾多次提说过你，希望你能上工农兵大学进一步深造。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需要复习或者复习资料尽管来找我们。

方德仁

73年4月

田春媛正端着一碗玉米糝红苕饭和别人聊天，突然听说方老师捎来条子，急忙把碗放在地上，双手接过李咏递过的条子。还未打开，心头先是一热，两年过去了，方老师还在惦记着自己。她把折叠的信纸打开，急切地读起来，一颗激动的心就使热泪涌出了眼眶。田春媛早就有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理想，不过在她看来那只是一种幻想，近乎是一种奢望，可望而不可及。她想做一名像方德仁、习芳老师那样有文化、有教养、受人尊敬的人。可是她不知道怎样向他们去学习。毕竟这是她在学校时立下的誓言，现在再回忆过去，追忆往昔，心凉凉的，一切都显得力不从心。看到方老师捎来的信，田春媛一颗进取的心顿时得到无比的宽慰。回乡两年多了，看到别人一个个步入大学的校门，田春

媛急切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有一个令她欣慰的转机。面对着方老师捎来的条子，田春媛的思想同时在激烈地斗争着：社员没有推荐，自己就急着找老师去复习，去寻求复习资料，是不是一种不想扎根农村的坏思想？大队和公社的领导知道了对我有什么看法？是不是违背最高指示？她又在问自己，是不是只有当农民才是最革命？思想才最好？干其它工作算不算革命？干有文化、有知识工作的人，是不是永远都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田春媛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她无法回答自己，懵懵懂懂地想上学的思想还是占了上风，她的答案是：三百六十行，行行不是都需要人干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工农兵学员？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干革命，去为人民服务？她下定了决心：去，找老师去！

“妈，您收拾锅碗，我去学校了。”田春媛放下饭碗马上就要去学校。

春媛妈说：“慌慌张张干什么？还不拿上两张菜票，到队上的菜地里卖点菜给你老师带上。”田春媛伸了伸舌头，高兴地跑向屋子，带了两毛钱的菜票，拿了摘棉花的土布幅子直奔菜地。韭菜、大葱、莲花白、小青菜装了一大包。

田春媛走进皇坡中学的大门，学校仍和几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她来到方德仁家，一敲门，习芳迎面出来，一看是田春媛，接过一大包沉甸甸的东西放在地上，一手就把田春媛拉到自己怀里，然后两手抓住田春媛的两个肩膀，自己向后退了一尺远，仔细打量着田春媛：“黑了。”她用自己的右大拇指刺了刺田春媛的左手心说：“手也粗了。不过，人好像壮实多了。”方德仁一看田春媛的到来，什么话也没有说，从床底下拉出五六个纸箱子，里面全装着学生们扔掉的旧课本，有的面目全非，有的书角翘起来像煮熟的牛百叶，有的依然眉清目秀。方德仁、习芳帮着田春媛拣寻着完整一点的课本，凑够一套初中教材。方德仁说：“根据去年考试的卷面看来，这些足够了，有不懂的问题你就来找我们，适当为学习留一点时间。”

田春媛把菜顺便倒在地上，把书装进土布幅子里。方德仁和习芳一看地上一堆菜，高兴得不得了。习芳说：“春媛呀，你这孩子真有心，你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事。春天蔬菜紧张，我们每天天不亮有一个人到蔬菜市场去排队，不一定能买上一把青菜，这下可好了，两个星期都吃不完。一共多少钱？”方德仁忙从口袋里掏钱。田春媛说：“二位老师见外了，过去在学校，中午饭断顿的时候，跟你们借三毛两毛的，你们从不让我还，这点菜哪能补上师恩呢？”

“这可不行，过去的事咱们不提了，就说今天。一元够不够？”方德仁说。

“方老师您让我犯错误呀？”

“到底是多少钱？一定要给，否则你就把菜背回去！”田春媛一看方老师那么认真，说：“那好，人民币两角。交钱。”

“这么多菜两毛钱，我不信，到底是多少钱不能说假话。否则今天你就走不了。”习芳说。

方德仁接着说：“就说是两毛钱，这中间有你们社员的福利在里面，我们不能占这个便宜。就拿一元吧。”田春媛一看真的走不了，提起幅子就向楼下跑去。习芳扛起自行车就下了楼。

习芳把田春媛直送到村头，谈了一路关于复习的问题。临别时习芳把一元钱硬塞进田春媛的口袋里，掉头上车消失在去皇坡的路上。

后来，田春媛多次补习数理化都得到方德仁和习芳的帮助。

一晃又是两年。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田春媛上大学的愿望总是实现不了。眼看着一批又一批老同学走进大学的校门，田春媛的心中泛起许多疑问。他们之中许多人的政治

表现远比不上自己，工农兵学员怎么就总也轮不到自己头上。这是为什么？大、小队乃至公社的干部都表扬过她，她弄不明白这些领导都是铁石心肠，还是另有原因？

经人一打听，原来在太爷手里积攒了一点田产，到了爷爷手里，一个读书人，当起了小教员，土地租给别人种了，虽说没有发家，但是他老人家较能守业，家中总算有饭吃；父亲解放那阵在私人商号里当小学徒，同样把地租了出去。因此土改时家里定了“小土地出租”成分。“小土地出租”是有剥削行为的，在农村也算是高成分。在那口头上不唯成分实际上唯成分的年代，田春媛的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她百思不得其解，即便“小土地出租”是高成份，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属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想找公社，心里又怕。怕人家说是高成分子女闹翻案，她几次走到公社门口都没有胆量走进去。这一闷棍打得她几乎爬不起来。不甘示弱的田春媛把痛苦锁在心底，把生活的重担悄悄扛起来，最大限度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委屈，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心头沉沉的压力，偷偷自己硬扛着；把心中的痛藏在心灵最隐秘的深处。但是，田春媛的心头这一块石头总也搬不掉，像影子一样缠着她总也甩不开，思前想后不知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她躺在床上只要想起此事就无法合眼，侥幸地等待着有一个转机的未来。

几年来，不少女同学有了婆家。既然在农村革命一辈子，也应该想想自己的归宿。田春媛憧憬过自己的美好婚姻，暗中思忖过自己心仪的好小伙。她又觉得不妥，因为她心里还存在着一丝希望，奋斗的勇气绝不会让它轻易泯灭。面对自己的人生，她不肯甘心。几个来家说媒的红娘看准田春媛的秀气和乖巧，纷纷为田春媛推荐好婆家，一一都被她堵在门外。她想，在失望面前不应该轻易认输，随便就倒下去。她使尽全身的力气站起来，带着人生的第一个创伤，扛着锄头继续去战天斗地，从不落在人后。队上的工作干完以后，晚上还要坚持复习功课到深夜，哪怕永远没有再上学的机会，还是不愿放弃，一颗不停骚动着的心还在侥幸地等待着未来。人消瘦了，脸上的红色消退了，心头的那股劲始终还是没有松。妈心疼得直掉泪，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能为力。

夕阳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田春媛的心也在燃烧着。只要心不被烧焦，希望总在心头眺望着未来。下工的时间到了，焦灼的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低着头，扛起锄头，无精打采地行进在田间的小路上。小说里对田园风光的赞美她也多次激动过，可是如今站在蓝天、白云下面，望着郁郁葱葱真实的大自然，她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的呼唤，更没有田园风光描写中画中人的那种陶醉。她低着头在想什么，似乎又没有想，脑袋木木的。正要过马路，一辆自行车驶过来停在她面前。

“春媛，刚下工？”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下了自行车主动给她打招呼。田春媛抬头一看原来是中学时教她们班语文的兰新年老师。田春媛应一声说：“兰老师，是您？”兰新年看见田春媛疲惫的样子，精神那样萎靡，心痛地说：

“看把人累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不行！总不能当一辈子农村知识青年，当一辈子农民吧？你的天赋和性格不应该是一个农民的材料，得想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你说对吧？”田春媛看看兰老师低下头说：“我看是没有希望了！”兰新年接着说：“希望总会有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再难的事，只要想办法，就没有成功不了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总能选出一条可行的路线来。人要生存，要生活，追求美好是人性的本能。人不能总在悲观失望中折磨自己。冲过黎明

前的黑暗，就是明媚的曙光。挺起精神来去寻求自己的未来吧，你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彼岸。要是你有兴趣的话，抽空晚上来学校家属院一趟，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我有话对你说。”

兰新年的一席话对田春媛来讲，像行进在沙漠里饥渴难耐的人儿，突然望见一汪淡水，又一次唤醒了她渐渐失望消沉的神经，看到了求生的希望。她喜出望外地要扑过去，急不可耐地饮上一口甘露。兰新年鼓舞人心的话，滋润着田春媛一颗干涸的心。她顿觉精神愉快，四肢有力。她怀着对兰老师感激之情，目送着兰新年远去的身影，直至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这时她才把锄头扛在肩上向家走去。她边走边想，勾起对两年前学校生活的向往，昔日一幕幕往事浮现在她的脑际，形成一连串美丽的画卷。班主任方德仁老师对她的鼓励；兰新年老师对她批判稿的修改和润色；军宣队、工宣队对她的提拔和重用；同学们对她的支持和爱护，特别是那些调皮的男同学不知为什么，愿意听她的指挥令她至今深感自豪。那时她在年级里当副连长，真也威风过一阵子。谁不说田春媛是块当干部的料？她想，兰老师一定是帮自己复习功课，或者是向她传递招工或报考工农兵学员的消息。回到家，田春媛只给妈打一下招呼，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对前途的憧憬，拿着一个苞米面凉馒头兴致勃勃地去了学校。

去学校的路上，田春媛还在回忆着学生时代，甜蜜，思念，一股感恩在心头荡漾。方老师、习老师、兰老师还有李校长他们对她的关怀和培养令她至今难忘。那时候她无忧无虑，上进的激情染红了她一颗炙热的心。入红卫兵、入团、入党是她不断追求的理想。文艺演出、运动会、搞“革命大批判”，各项活动她总是走在最前面，这一切在田春媛的心头充满了对学生时代的眷恋。走进学校的大门，四下张望，没有晚自习，教学楼内静悄悄的，没有一缕亮光；校园一片寂静，没有往日晚自习前的那种喧嚣。正值晚饭时间，家属院里没有一个人影。上到二楼，兰新年一家正在吃晚饭。田春媛不期而至，完全出乎兰新年的意料，没有想到田春媛竟会来得这样快。兰新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一脸惊愕。兰新年的妻子老米，人称胖迷糊，是一个畜皮到家的女人，从来不会热情接待客人，多少年来兰新年已经习惯了她的为人，不刻意强求她为自己充面子。不等妻子动手，兰新年先手忙脚乱起来。又是打洗脸水，又是舀稀饭，又是拿馒头。兰新年老婆以异样的眼神看着兰新年，脸平平的，没有一丝表情。别看兰新年老婆不说话，内心鄙视着兰新年：至于在学生面前那样的热情殷勤吗？田春媛觉得很不好意思，盛情难却，在兰新年再三的催促下，田春媛只好吃了这顿饭。

饭后，兰新年拿着两个小板凳和田春媛来到操场。几年不见，一阵寒暄过后，兰新年向田春媛讲述找对象的事，这让田春媛感到十分意外。她没有想到兰老师会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竟和自己的想象如此大相径庭。不过老师能这样关心自己，也算是一片心意。田春媛的心淡淡的，脸上，没有反应。

“我的老同学张风死了老婆，留下两个孩子，需要人帮助。这桩亲事我想来想去想到你。如今你们家的成分拖着你前进的步子，总得想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近郊已形成了一个有二十万人的卫星城，我们这里农村条件远比你们那里农村好多了。有社办企业、队办企业，国营大厂征用了社员的土地，国家要解决一部分农民的招工问题，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完全有条件改变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人嘛，只要生活过得愉快，还不是一辈子！你说，是吗？”

田春媛一听这话心里十分惊诧！这话兰老师也能对我说出口！作为一名有抱负有理想的女青年，田春媛脸上怎么能挂得住呢？近郊条件再好，一个黄花

闺女就嫁这么一个家庭？就是为了能进队办企业？就是为了脱离农业劳动？这哪是哪的事呀！这兰老师也不掂量掂量就提亲说媒，哪家的大姑娘能接受了这种现实？田春媛心里不快，只是一句话不说。兰新年一看田春媛面带难色，自觉形势不妙，马上谈起张风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条件，谈郊区如何比乡下好。他要田春媛记住：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一个团员的觉悟，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

天渐渐黑下来，天上的星星已经出齐。偌大空旷的操场冷冷静静的，令田春媛的心紧收在了一起，有点怕人，情绪顿时显得些许的不耐烦。她急着要回家，兰新年的政治教育还在滔滔不绝的演说。心里怎么也听不进去，下意识地站起来，抬起头两眼直盯着天空。

“兰老师，天黑，没有路灯，我得回去，不然我妈又该骂我了。”田春媛无奈地告诉兰新年。

“不用怕，我送你。我只是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这也是考验你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田春媛实在不想再听了，说了声：“老师，我走了。”就向校外走去。

兰新年急急忙忙跑上楼，只见老婆爬在走廊栏杆上向操场张望，一看兰新年上了楼，热讽冷嘲地说：“唉！没出事吧？一个大姑娘家有什么好谈的？非要黑灯瞎火，非要在无人的大操场？躲在操场的树下面鬼都看不见，你就行个好吧！”火药味里加着浓浓的酸味，烧辣辣酸溜溜地喷向兰新年的耳际。兰新年理也不理老婆一眼，扛起自行车就下了楼。

那是一个老停电的日子，校内校外都是漆黑一片，只有天上的星星在尽情地表现着自己。兰新年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去追赶田春媛，差不多两站路就追赶上了。田春媛一再婉言谢绝不要送，可兰新年坚决非送不可，并一再强求田春媛上车，还以长辈的口气说：“没有路灯，你抱住我的腰，以防摔了你！”

一路上兰新年不断地向田春媛大谈郊区的优势，加强对田春媛心理攻势。可是，田春媛实在不想听下去，甚至厌恶得快要作呕，几乎恶心的快要喷到喉咙眼似的。来到田春媛家门口，兰新年再次要求田春媛认真考虑一下，并再三叮咛：明晚8点我到你家巷口来接你。田春媛没有吱声，头也不回地走进家门。

兰新年的同学张风何许人也？皇坡公社皇坡大队人氏。72年死了妻子，留下一儿一女，日子过得非常凄惨。加上他不会管理孩子，大的不病小的病，整得他手忙脚乱，四处托人为他找对象。一个穷光蛋，三张要吃饭的嘴，提起裤子没有腰，谁瞎了眼也不会跟着张风过日子。可就是这个张风还不死心，谋财乎地想着：说不定有哪个女人害红眼看上他。于是，张风把“羊群”烟换成“小雁塔”，只要有人为他提亲，是真是假他不考虑，掏出先敬上一支。

说来这张风也可怜，从小就没了娘，在村子里遭人白眼长大的，心头压着一块石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六四年参军当过四年兵，复原后生产大队小学正好缺老师，大队书记把“大学校”回来的张风安排到学校去培养下一代。张风由复原军人变成人民教师，虽然是挣工分的老师，不少人也眼红。

要说张风的家，还有一个老父亲。父子俩，一对光棍，一根筷子敲骨头，穷得当当响，家里要多寒碜有多寒碜。三间倒座厦房，多年漏雨都无钱翻修。夏天雨来了，外面下，里面也下；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父子俩就不断变换着床的位置；冬天，房上盖上玉米秆挡风遮雪。御寒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每人腰里系着一条稻草绳。这样穷酸的日子，三村五舍有谁看得起这爷俩。自从

张风当了兵，家庭的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军属自然能得到优待。照顾军属的款子一下来，大队就派劳力为张风爹翻修了厦房。从此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漏过雨。四年后张风复原回来了，一身黄军装，走路像在军营里操练一样，挺有派头。说起话来时不时地吐几个字的京腔，还真人模狗样的。昔日系着稻草绳，提起裤子没有腰的张风不见了。时下，又提倡突出政治。贫农加复转军人，政治上红着哩！谁还敢小看张风。

张风的家庭随着四年的当兵生涯发生了转机，婚姻问题也顺当了许多，提亲的还真不算少。虽说没有娘，当儿女的可怜，可是没有婆婆，当媳妇的可以独自当家，以后会减少许多矛盾，也算是张风找对象的一个优势。谁家有女嫁给张风都觉得合适，隔三差五提亲的踢得门槛咣咣响，不久张风家就有了一个女人。有了女人，家才像个家，张风和爹整天乐呵呵的。

谁知在学校工作的半年里，张风的工作能力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不论文化水准还是个人修养都不配做一名人民教师。社员和老师们评论说：这个张风呀，是一个高兴不死丈母娘却能气死校长的人。校长让他教一年级的数学，他一个星期就把一学期的课全教完了，嘴里还不住地骂编教材的人没水平，一个星期的课时竟然安排了大半年，清清白白睁着眼睛误人子弟哩！学生学不懂向张风提问，张风没好气地说：1+1都不会，皇坡大队还指望你能当省长呢，将来还靠着 you 为皇坡办点事！他为了让学生能直观地听明白，打着手势启发学生说：你爸加你妈是几？孩子答不上来，张风很烦恼，心里一股怨气就冒出来：这农村娃脑子就是笨！无奈校长又让他教体育，他只会教稍息、立正、卧倒、齐步走，别的什么也教不了。校长报告给大队书记，于是张风被调到大队水泥制品厂当会计去了。谁知他账算不清，月底总是和社员吵吵闹闹，他还牛得谁也管不了。再后来有人就叫他张疯子。

“文化大革命”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到了，张疯子感到该是自己时来运转的时候了，他思绪万千，彻夜不眠：我是从“大学校”出来的人，贫贫的贫农，觉得自己政治条件比哪个都要好。是官比民强，张风当干部的欲望一天天在升温，心想弄个大队革委会主任干干总比水泥制品厂当会计强，省得受社员的气。想着想着，腰杆呼啦一下就硬朗起来，看见什么都不顺眼，越说他疯他就真的疯圆了，好像自己已经掌了权一样，谁也不在话下，到处指手画脚，经常和左邻右舍吵得一塌糊涂。革委会成立后，张风连委员都没有当上，这一下张风像泄了气的气球，徒有一张蔫皮，扔到垃圾堆里都没人看一眼。如今的张风在众人面前说句话够不上一个屁的响声，瞅红张风的不多，砸刚张风的不少：当了几年兵有什么了不起，公粮吃了几千斤，军衣穿了好几套，没消灭一个敌人就回来了，还有脸吹牛呢！张风官没当上，反倒引来许多非议，推下坡碌碡的人真不少，只要张风一进村，“张主任，张副主任”的叫声不断，连小孩子也逗着他玩：“快闪开，大主任过来了。”

张风的同学兰新年与张风家两对门住着。可怜张风，劝大家说：“张风这人缺乏教养，脾气又坏，充其量也就九成五，九成六都不到，大家都不要和他计较。”就这样张风一件件危机都被化解了。

人到倒霉处，不光喝凉水会塞牙，乌鸦飞过拉的屎也会掉在头上弄得满身骚气。时隔不长，一件更大的事件发生了，张风老婆得了月子风，留下一儿一女，死了。他爹经不起打击也过了世。一连失去两个亲人，差点没要了张风的命。这时张风才蔫吧下来，整天缩头缩脑低头不语，脸比霜打的茄子还难看。

第二章

张疯子夜半施暴 田春媛道旁落阱

说来兰新年也算是田春媛的恩师。那时候，兰新年主管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的工作，什么学生官都离不了田春媛，什么样的大会发言，兰新年总找田春媛登台。因此，田春媛的批判发言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稿，都是兰新年来润色。全校讲用，年级讲用，讲得全校没有人不认识田春媛。那时兰新年刚大学毕业，朝气蓬勃，还带着一半的学生气，与高中部学生相处很融洽，特别与学生干部接触较多。他吹拉弹唱样样俱能，还能唱几句京剧《沙家浜》。同学们非常高看他，田春媛更是特别崇拜兰老师。十年级的田春媛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粉面桃色，正是女孩子美艳绝伦的年龄，博得大学刚毕业、二十六岁的兰新年特别好感。一次，田春媛去找兰新年请示工作，一声“报告”过后，一张美丽的笑脸从渐渐推开的门缝里慢慢地露出来，顿时几乎惊动了兰新年全身的神经，人几乎凝固了一样，只觉田春媛今天特别的优雅迷人，竟令他忘乎所以不知所措。他一边与田春媛谈工作，眼睛却盯着田春媛不肯斜视，一边说起话来心口不一，几乎语无伦次，连他自己对田春媛交代些什么他也说不上来。只有田春媛的形象复制在自己的脑海里令他深感欣慰，一时灵感闪现，词性大发。田春媛一走，兰新年欣然命笔，赋词一首。

忆江南

望春媛

柴扉启，
佳丽玉桃颜。
朝思暮想愕影现，
魂牵梦绕静人间。
春风初扑面。

兰新年把这首词看了又看，欣赏了又欣赏，朗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深藏在自己的保密本里。几年来不停地拿出来偷看，不断地欣赏，不断地品出新味。日月轮回，年复一年，兰新年从没有忘记过田春媛。近半年来，田春媛补习文化课找方德仁和习芳，倒也经常碰上，总觉得田春媛没有在学校时对他那样热情。他多次请田春媛到自己家里看看，田春媛一次也没有踏过自己的家门，这让他心里多有不快。可巧的是田春媛费了不少精力，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上大学梦算是帕斯了。上不了大学，这能怨了谁？兰新年像是抓住什么机会一样，心里倒觉得庆幸舒坦。他开始为田春媛谋划着未来：还不如嫁到近郊来，基本无地可种，不愁找不上一份工作，也算脱了半张农民皮，不失为一种安排未来、求得最佳生计的优选，对于田春媛来说也是苦闷心灵的一种解脱。

兰新年思来想去，突然想到自己的同学张风来了。张风住在自己家的对面，年初死了老婆，狼狈的顾头顾不了尾，把田春媛介绍给张风，既解决了张风的家庭困难，成全了一个家，又把个美人放在自己的家门口，恰巧能聊补个人的心灵空虚，岂不一举两得？就张风那德行，他能收暖住田春媛？如果再能有一

个深层次的发展，那田春媛还不是咱的人，不就一举三得了，终生都是一件沁人心肺令人愉悦的事情。

兰新年坚定了信心，决心为张风也为自己办成这件事。第二天黄昏，兰新年穿着整齐的中山装来到田春媛家巷口。8点半还不见田春媛的人影，他斗胆走进田春媛的家，不探个究竟就这样空手回去，不枉费了一片心机？

“田春媛——田春媛——”。兰新年在院子里喊起来。

田春媛听到有脚步声走进院子，原来是兰新年的声音，心情一下就紧张起来，躲在屋子里下意识地没有吱声。

“媛呀——媛——，有人找哩。”这是妈的声音。田春媛这才从屋子里出来。

“兰老师，您来了。今晚我不能去，有事呢。”田春媛说。

春媛妈一听是老师找，一定是为春媛上学的事。

“媛呀，老师找你，你就去吧，手里活我来干。”春媛妈劝田春媛快点去，这样一来田春媛无言以对，碍于面子，不想去也得应付一下，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还得给老师一点面子。在母亲的催促下，只好跟着兰新年走出家门。

兰新年把田春媛带到皇坡大队自己家里。

田春媛进门后，兰新年趁着朦胧的月色，指着院子介绍说：“我们兰家是一个大户家族，在我太爷手里就很殷实。军阀混战，家道中落。我爷爷手里又中兴起来。你看我们家前厅房、后楼房，倒座厦子四合院在我们村子里也算是上等盖造，雕梁画栋虽已斑驳不清，失去往日的雍容华贵，但是露出的木质原色和点点滴滴的颜色痕迹，足以印证出老辈子人的功绩。幸喜鸦片烟使这个家庭二次衰落，真要谢天谢地没有当上地主，其实银号里有的是钱，至今兰家还是大门大户。”田春媛望着这个家族远去的身影，心里也为兰新年感到荣耀。

兰新年把田春媛引进一间小屋，那是三年前兰新年结婚时的新房，一直空着。八仙桌面上摆放着苹果、香蕉、江米条、点心之类。从院子和小屋的外表看，在农村算是像模像样的家庭。

“你好！田春媛同志。”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坐在炕沿上。小小的个头，前额略秃，衣服虽旧，还算干净。一看田春媛进门，急忙从炕沿上跳下来，热情地向田春媛打招呼，一边伸出右臂要和田春媛握手。田春媛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和男人握过手，也没有这种习惯，她迅速把自己的手缩回去，心里有了几分感觉：这就是兰老师为我介绍的男人！第一感觉就令人讨厌。在兰新年的安排下，田春媛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两个男人倒水、削果皮、递点心，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张风。”兰新年对田春媛介绍说：“人挺好的，就是眼前有点困难，困难嘛，谁都会有，几年很快就过去了。想嫁到我们近郊的人太多了，现在基本上不靠土地吃饭，和城里人差不到哪里去，往后的日子甜着哩。你们谈一谈吧。”兰新年说着揭起帘子就要向外走。

“兰老师，我不谈，谈什么？我还没有对家里人说，你别走，我要回去。”

“不想谈不要紧，互相认识一下也不碍大事吧。”兰新年一幅长者模样，讨好的笑浮在脸上，揭起帘子就坐在院子里。田春媛无可奈何，只得坐在那里，浑身像虱子在身上乱跑一样，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尴尬的场面令她无法待下去，要是有一个老鼠洞，她一定想钻进去，躲开这个令人烦心的环境。张风根据兰新年事先安排和语言组织顺序大讲了一阵子，还亮出自己的《先进证书》。从部队说到学校，又从学校说到水泥制品厂，大讲他当年的三纲五常、追狮子打狼、水泥钢筋造梁，总之全是些出五关斩六将之类，东拉西扯了好一阵子。

田春媛并没有听懂他都说些什么，这一讲就到了鸡叫时分。

田春媛没有丝毫考虑张风的意思，只是想着自己该要回家了，不耐烦地走出屋子。兰新年坐在院子里，什么都听见了，田春媛一言不发使兰新年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张风一看田春媛要走，把早已准备好的糕点送给田春媛，田春媛不耐烦地把糕点一推，这一下又冷了场。兰新年把张风叫到一边低声说些什么，田春媛没有听到内容，兰新年对张风寒暄完以后，回头把田春媛送到大门口说：

“我回学校改作业，明天有课，今晚不早了，就让张风送你吧。”田春媛心里不高兴，又说不出口，好在有人送也好。

渭河平原的十月，夜已带着几分寒意。一出门田春媛打了一个寒颤，周身一抖，下意识觉得心头一阵悲凉在冷却着她的心，连我的老师也认为我该嫁人了！我的前途在哪里？是不是我已经没有人生前进的希望了，难道一辈子只有扛着锄头，围着锅台转这两件事了？她低着头在前面走着，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一股悲哀击打得她四肢乏力。她使出平生的力气快步向前走着，张风提着糕点在后面追。

夜静静的，静得有点怕人。上弦月不知早已西沉到哪里休息去了，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星星遮挡得严严实实透不出一丝星光，眼前只是一片漆黑。张风提出走小路，可是小路的影子模糊不清。田春媛心想，有人送不能太苛求，走小路会快一些。当他们翻越铁路路基时，张风伸手要扶着田春媛上路基，刚一触及到田春媛的左臂，使她感到十分反感和恐惧，使劲甩了甩胳膊，甩掉了张风搀扶的手。要下路基时，张风说：“小田，咱们休息一会。”

“不行，我妈操心哩！黑灯瞎火的休息什么！”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张风说。一股疑虑和不祥之兆笼罩在田春媛的心头。田春媛想，这人怎么没有一点悟性，想在这里谈情说爱，真也不长一点脑子，还不死了这份心！她心头一颤，想跑步回家，想躲开这个令人烦心的男人。这时，张风放下糕点，不等田春媛反应过来，猛地一下把田春媛死死地抱起来，嘴巴伸在田春媛的脸上，田春媛想挣扎又动弹不得。张风又把嘴移动到田春媛的嘴上，用尽平生的力气把舌头鼓得硬硬地使劲向田春媛嘴里伸去。隐密处的膨胀部分顶在田春媛的小腹处。田春媛紧紧闭着嘴唇，无法呼喊。她怎么都没有想到，眼前就是一个大流氓。一种恐惧袭来，周身的神经全紧张起来。张风声色颤颤地说：“哥哥太太爱你了！”话音未落，张风只一使劲，就把田春媛死死地压在路基斜坡上，顿时田春媛慌了手脚，无比愤怒，大声斥责：“你想干什么！流氓！王八蛋！”这时张风还不松手，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个旧口罩，猛地使劲塞进田春媛的嘴里，田春媛被憋得透不过气来，口罩的异味熏得她直想作呕。张风使尽全身的力气，撕坏田春媛的裤扣，恶狼扑食般两眼喷着欲火。田春媛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加快，全身在情绪的支配下打颤发抖，像一头将要被宰杀的羔羊走向刑场一样四肢发软，没有反抗之力。张风扯掉田春媛的裤头，死死地把田春媛压在身下……

“啊-啊-”田春媛微微的呻吟声从口罩的缝隙里传出来。她玩命似的用两手推着张风的肩头，可是怎么也推不开。

张风完成泄欲，爬起来，一边扣裤扣一边还要说些什么。田春媛发疯似的提起裤子，追到铁轨旁，拿起卵石砸向张风。张风还要解释，又是一颗卵石砸过去，张风翻过铁路跑得无影无踪了。

田春媛满脸泪痕欲哭无声，心脏快要 from 胸膛里跳出来，神情难以控制，脑袋几乎要爆炸了，似疯似傻，摇摇晃晃回到自己的家，什么也没有对妈说，就

在自己的床上蒙头躺下了。她躺在那里，一切愤怒全涌向头顶，整整一宿没有合眼，头疼得难以忍受。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遇鬼的夜晚。想到未来，心就紧紧地抽搐在一起，不敢想下去。她恨，她咬起牙齿在恨，泪水湿透半个枕巾。打开灯，看见裤头和大腿上的血迹，心越发在颤抖。

天还没亮，整个村子还死沉沉地憨睡在梦乡之中，巷子里没有一个人影走动。田春媛急急忙忙走出村子，黎明前的原野静得阴森，秋风把望不到头的玉米叶吹得飒飒作响，像是哭号着一首吃人的鬼歌。她披头散发来到兰新年家门口，拍打着兰家的门环。兰新年打开门一看，眼前的田春媛活像一个从深山老林逃出来的“白毛女”，令人望而生畏。兰新年满脸惊愕，神情显得十分慌张，像一个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老演员一样那么逼真形象。他把田春媛安排在昨晚的房子里，舀来洗脸水，取来梳子和镜子。田春媛满脸愤怒，泪水不断涌出眼眶，难以启齿又不能不哭诉出来。委屈的泪水像串珠一样一滴连着一滴地掉下来，打湿了她的前襟。

“出什么事了？”兰新年问。

“张风是一个什么人你了解吗？”

“老实呀。”

“鬼话！你还是老师呢，你毁掉了我一辈子！”田春媛几乎咆哮起来。

“别哭，有话好好说。”

“昨晚张风在铁路路基旁把我糟蹋了。我怎么见人？！我怎么活下去？！”兰新年顿时瞪圆愤怒的双眼，有点怕人，立即要喊人揍张风。他又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想逃出这要命的烘烤一样，不知如何逃出，焦急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不一会他似乎又冷静下来说：“春媛，老师真的对不起你，我瞎了眼，不知道这个畜生！”兰新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思忖半天说：“张风是真的看上你了，否则他为什么会这样动情呢？一定是爱你心切，事情做过头了，你的心情先平静下来，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我不管他怎么想，事情已经到这一步，我问你，我今后怎么活下去？我怎么向家人交代！”田春媛抬高嗓门两个拳头紧紧握在一起捶打着自己的前胸，嘴唇紧闭，上下牙紧紧地咬在一起，两行泪挂在脸上不停地掉在上衣上，全身都在抽搐。

“春媛！”兰新年沉默了一会接着说。“唉！春媛呀，聪明人的聪明之处，就是遇到难处时能随遇而安，顺水推舟，一切矛盾不就都解决了吗？”

田春媛瞪着泪眼、沉着脸，不解地看着兰新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也19岁的人了，女大当嫁，总不能永远呆在娘家不出嫁吧？再说我们郊区有这么多的工厂，国家征走社员大部分土地，总得安排工作吧？我们上大学图的是不是求得一份工作吗。你嫁给张风，说不定会进国营大厂哩！至差可以到社办厂、队办厂上班。我们这里离城又近，嫁给张风，没有公婆，减少多少家庭矛盾。家庭经济你说了算，何乐而不为呢？万一真的这次怀了小孩，你怎么向父母交代，你父母怎么向全大队的人交代？！三村五舍传来传去，说不定会惊动半个公社。又如何向亲戚朋友交代呢？！张风的确有困难，扶别人一把，也是一个革命青年的觉悟啊！如今既然木已成舟，就让它渠成水流，成全这桩婚姻吧。”

兰新年讲完话，不等田春媛说话，托人叫来张风。张风刚一揭开门帘子，兰新年“咣咣”就是两个大嘴巴子，张风被打得头晕眼花，东西南北都辨不清，

像木偶一样傻在那里。

“畜生！真真的畜生！羞你的先人哩！你先人吃了屎了！”兰新年狂吼起来。一不小心，巴掌打在张风的左耳上，张风的脑袋立刻轰鸣起来，左手摀住左耳，蹲在地上抱着头半天起不来。

“跪下！不要脸的东西！”张风真的跪在田春媛的面前，田春媛怒不可遏，一脚蹬在张风的前胸，把张风蹬了个仰面朝天。

“跪下！继续跪下！”兰新年还在吼。